

少微家塾點校附音通鑑節要

九

少微家塾點校附音通鑑節要卷之三十一

晉紀

中宗元皇帝

在位六年 壽四

諱睿字景文，宣皇帝曾孫琅邪王覲之子。年十五嗣封

琅邪王。永嘉初，安東將軍鎮建鄴。四年，愍帝

蒙驥出師北征，後愍帝遇害。王即位，改元太興。

睿號

丁丑，建武元年。琅邪王即爵。王位大赦，改元始脩。百官立宗廟建社稷。是時承喪亂之後，江東草創，力窮。又官中朝詣練舊事，賀循為世儒宗明，習禮樂尤有疑議，皆取決焉。○劉琨段匹磾都督相與歃血同盟，期以翼戴晉臺。

○十一月，征南軍司戴邈上疏以爲喪亂以來，庠序廢發議者或謂平世尚文，遭亂尚武。此言似之而實不然。今王業肇建，萬物權輿，謂宜篤道崇儒，以勵風化。王從之。始立太學。○漢王聰出畋以愍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前導。

見者指之曰：「此故長安天子也！」聚而觀之，故老有垂泣者。

○十二月，聰禦羣臣于光極殿。使愍帝行酒洗爵已，而更衣。又使之執蓋。晉臣多涕泣，有失聲者。尚書郎辛賓起抱

帝大哭。聰命引出，斬之。愍帝遂遇害於平陽。

戊寅，大興元年。二月，愍帝凶問至建康。王軒、婁、盧、薛而即皇帝位。大赦改元。百官皆陪列。帝命王導升御床共坐。導固辭曰：「若天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漢主聽卒。太子粲即位，爲斬准所殺。丞相曜即皇帝位。石勒

進爵爲趙王。

己卯，二年。漢王曜還都長安，改號曰趙。以單于爲祖。

石勒始與曜絕，自稱趙王。後趙也。

庚辰，三年。祖逖鎮雍丘，數遣兵邀擊後趙兵。後趙鎭

下石勒稱

漢改號

西

太祖

漢主

言

鑑

史

定國南
相公

歸逆者甚多境土崩離七月詔加逆鎮西將軍逆在軍興
將士同甘苦約已務施勸課農桑撫納新舊雖疎賤者皆結
以恩禮自河以南多叛後趙歸于蜀逆練兵積穀爲取河
北之計後趙王勒患之乃下幽州爲逆修祖父墓置守家
云冢因與逆書求通逆牙門董建殺內史周密降于後趙
斬斬之送首於逆曰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
惡也逆深德之自是後趙人叛歸逆者逆皆不納禁諸將
不得侵暴後趙之民邊境之間稍得休息。帝之始鎮江
東也王敦與從弟導同心翼戴帝亦推心任之。敦_{繼征討}專
導專機政羣從子弟布列顯要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
天下後數自恃有功且宗族彊盛稍益驕恣帝畏而恥之
乃引劉隗_又刀協等以爲腹心稍抑損王氏之權導亦漸見
踈外導能任真推分譖如也有識皆稱其善處興廢而敦
益懷不平遂構嫌隙

辛巳四年七月以戴淵爲征西將軍都督司空豫并雍冀
六州諸軍事鎭合肥豫州刺史祖逖以戴淵吳士雖有才
望無弘致遠識且已剪荆棘收河南地而淵雍容一目來
統之意甚快快_又又聞王敦與劉刀構隙將有內難知
大功不遂感激發病九月卒於雍丘豫州士女若喪父母
王敦父懷異志聞逆卒益無所憚十月以逆弟約爲西
平將軍豫州刺史領逆之眾。十一月以慕容廆爲都督
幽平二州諸軍事封遼東公廆立子皝_{胡黃}爲世子

壬午永昌元年王敦_作作亂謂謝鲲曰劉隗奸邪將危社
稷吾欲除君側之惡苟如鯉曰隗誠始禍然城孤社鼠敗
怒曰君庸才豈達大艱遂率兵於武昌上疏罪狀劉隗沈
充亦起兵於吳與以旗鼓數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刀協旁

三義
集解

明
集解

東方朔
集解

卷之二
七言詩

大怒詔曰王敦憑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親帥六軍以誅大逆，有殺戮者，封五千戶侯。徵岱、戴淵入衛建康，陞至興力，協勸帝盡誅王氏。帝不許。始有懼色。司空導帥其從弟中領軍邃、左衛將軍廙、侍中侃、撫及諸宗族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周顥將入，導道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顥直入，不顧。既見帝，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顥喜飲酒至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之。顥不與言。顥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繫肘後既出，又上表明草無罪。言甚切至，導不之知。」甚恨之。帝命還導朝服召見之。導稽首曰：「臣逆子何代無之！不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其手曰：「茂弘，方寄卿以百里之命，是何言邪？」三月，以導爲前鋒大都督，加戴淵驃騎將軍。詔曰：「寧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為安東時節，假之以周顥爲尚書，僕射王邃爲右僕射。○敦據石頭，數曰：『吾不復得爲盛德事矣。』帝命刀協、劉隗、戴淵帥衆攻石頭，協、隗俱敗。帝令公卿百官詣石頭見敦。以敦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呂岱說敦曰：「宜反周顥、戴淵，皆有高名，足以感眾。公不除之，恐必有再舉之憂。」敦然之，收顥及淵殺之。王導後料檢中書故事，乃見顥叔已之表，執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敦竟不朝天子而還武昌。既得志，慕慢，甚四方。真獻多入其府，將相皆出其門。○祖逖留梁、鄭之間，復騷然矣。○十一月，帝憂憤成疾，崩。司空導受遺詔輔政。帝恭儉有餘，而明斷不足，故大業未復而禍亂內興。太子即皇帝位。

永嘉陳氏曰自古爭天下者常易收天下者常難唐人有言神堯以一旅取天下而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嗟夫是亦其然也夫以匹夫而爭天下與失天下而收之者其勢甚不相若也凡大之情輕於用人之所以重於用已之所以愛輕則勇重則怯此爭天下與收天下之所以異也昔漢高帝資三尺之劍五載而成帝業向其餘也蓋高帝崛起豐沛之微無寸土爲之階兵秦兵也粟秦粟也城邑秦之城邑也驅非己之民食非己之粟而敗非己之城邑故得以肆意而爲之降數十郡而喪之不恨也削數千里以授三將不惜也睢水之圍深陽之脫潰於死而不衰也以匹夫而爭天下其幸而集則帝王不幸而不集吾如彼何哉高帝亦不得不愛爲之矣晉元之南渡也撫江都之勝兼吳會之饒亦足以奮矣而沒齒不能歸侵疆之咫尺者非他也其心愛美一隅之可以自託惴惴然惟恐其用之而併失之也故曰是亦其勢然也三代之後中興之功莫易於光武豈半武獨能也哉蓋其勢亦高帝之勢而光武亦以高帝之道用之也

肅宗明皇帝

在位三年 短壽四十七

諱紹字道畿元帝長子也幼而聰哲為元帝所寵異立為皇太子性至孝有文武才畧于時東朝濟濟遠近屬心焉永昌元年十一月元帝崩太子即位甲申大寧二年五月王敦疾甚矯詔拜王廩應敦子以廩爲武衛將軍以自副以王含爲驃騎大將軍錢鳳謂敦曰脫有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邪敦曰非常之事非常人所能爲且應年少豈盡大事我死之後莫若釋兵散衆歸

身朝廷保全門戶上計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中計也及吾尚存衆衆而下萬一僥倖下計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俟數死即作亂。司徒導聞數發驚率子弟爲數發哀衆以爲數信死咸有奮志於是尚書騰詔下數府列數罪惡數見詔甚怒而病轉篤不能自將以王玄爲元帥以誅姦臣溫嶠等爲名水陸三万奄至江陵南岸帝帥諸軍出屯南皇臺夜募壯士遣將軍段秀等帥甲卒千人渡水掩其未備平旦戰於越城大破之斬其前鋒將何康數聞含敗大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世事去矣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之復卧數尋卒數黨悉平有司發王數瘞出口焚其衣冠而斬之

己酉

三年五月以陶侃爲征西大將軍都督荆湘雍梁四州諸軍事荊州刺史荊州士女相慶侃性聰敏恭勤終日歛膝危坐軍府衆事檢攝無遺未嘗少閑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但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嘗造船其木胥竹頭侃皆令籍而掌之人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初晴纏裹前餘雪猶濕乃以木胥布地又相溫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丁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七月帝崩帝明敏有機斷故能以弱制彊誅翦逆臣克復太業太子即皇帝位

生五年矣太后臨朝攝制以司徒導錄尚書事與中書令庾亮尚書令卞壘參輔朝政然事之大要皆決於亮

顯宗成皇帝

在位十七年壽二十二

諱衍字世根明帝長子也太寧三年八月即位于立咸和二年十月庾亮以蘇峻在歷陽終爲禍亂欲下詔徵之訪於司徒導導曰峻猜險必不奉詔不若且包容

封號

頭

魏晉書

頭

帝崩

班固
劉文

之十壺溫嶠累書止亮。卒朝以爲不可。亮皆不聽。於是下優詔徵峻爲大司農。峻遂不應命。峻知祖約怨朝廷。乃遣使推崇約。請共計。庾亮約太喜。以兵會峻。

戊子二年。蘇峻帥衆二萬人濟自橫江。二月庚戌。峻至壽陵。覆舟山陶回謂庾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楊南道步來。宜伏兵邀之。可一戰擒也。亮不從。峻攻青溪柵。十壺師諸軍拒擊。未能禁。峻因風縱火。燒臺齋。及諸營。等署。庾亮帥衆將陳于宜陽門內。未及成列。士衆皆棄臺城。入甲走俱奔尋陽。峻兵入臺城。稱詔大赦。惟庾亮兄弟不在原例。以王導有德望。猶使以本官居已之右。祖約爲侍中。大尉尚書令。峻自爲驃騎將軍錄尚書事。四月。庾亮溫嶠將起兵討峻。遣督護王愆期。詣荊州邀陶侃與之同赴國難。侃即戎服登舟。晝夜而進。溫嶠有衆七千。灑泣登舟。鄰鑒在廣陵城。孤糧少。逼近胡寇。人無固志。得詔書。即流涕誓衆。入赴國難。將士爭奮。嶠等同趣建康。戎卒四旁旌旗。七百餘里。钲鼓之聲。震於遠近。蘇峻聞西方兵起。逼遷帝於石頭。侃督水軍向石頭。庾亮溫嶠趙胤帥步兵萬人從白石南上。欲挑戰。峻將八千人逆戰。馬蹠。侃部將彭世李干等投之。以示峻降焉。斬首。燭割之。焚其脣。燭充三軍。皆稱萬歲。餘衆大潰。峻司馬任護等共立峻弟逸爲主。閉城自守。趙胤遣將擊祖約于歷陽。約奔後趙。後趙中山公虎擊趙。主曜大破之。曜濟自大陽圍石牛。於金墉。襄國大震。十一月。後趙王勒自將救洛陽。大破趙兵。斬首五萬餘級。遂殺曜。

己丑四年正月。趙大子熙帥百官奔上郵。閩中大亂。將軍

劉曜
王勒殺

留侯論

轉蘇逃

軍獲蘇逸斬之。○羣臣見帝顙首號泣請罪司徒導入石頭令取故節陶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慚色。○是時宮闈灰燼以建平園爲營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欲都曾晳二論紛紜未決司徒導曰孫仲謀劉玄德俱言

王導諫
遷都
憂鄙弊若農事不修則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游蒐伺我之隙一曰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羣情自安由是不復徙都

庚寅二月後趙羣臣請後趙王勒即皇帝位勒乃稱

大趙天王行皇帝事

壬辰咸和七年正月趙王勒大饗羣臣謂徐光曰朕可方自古何等主對曰陛下神武謀畧過於漢高後世無可比者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大過朕若遇漢高祖當北面事之與韓彭比肩若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太丈夫行事宜礌礌落落礌礌如日月皎然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孤媚以取天下也羣臣皆頓首孺萬歲勒雖不學好使諸生讀書而聽之時以其意論古今得失聞者莫不悅服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驚曰此法當失何以遂得天下及聞留侯諫乃曰

賴有此耳

禡主弘

立

成主廟

立

癸巳八年五月遠東慕容廆卒上五世子皝胡廣以平北將軍行平州刺史○七月趙主勒卒太子弘即位甲午九年成主雄卒太子班即位其弟期謀作亂因班夜哭弑之期即皇帝位期後號漢王壽所弑○加使亮征西將軍假節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鎮武昌亮辟殷

晉成帝

張告爲
國流所
宋

石虎篡
位

速排
王導

浩爲記室參軍。浩與豫益太守褚裒丹楊丞杜乂皆以識度清遠。善談老易擅名江東。而浩尤爲風流所宗。相尋嘗謂裒曰。李野有皮裏春秋。言其外無藏否。而內有褒貶也。謝安曰。袁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矣。十一月。趙丞相虎發趙主弘爲海陽王。自稱居攝趙天王。○王導辟太原王濬爲掾。王述爲中兵屬。述性沈靜。每坐客辨論。而述處之恬如也。年三十。尚未知名。人謂之癡導。以門地辟之。既見。唯聞在東米價。述張目不答。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嘗見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九月。趙王虎遷都于鄴。

戊戌。咸康四年五月。以司徒導爲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鄭鑒爲大尉。庾亮爲司空。是時亮雖居外鎮。而遙執朝廷之權。既據上流。擁彊兵。趣執者多歸之。導內不能平。嘗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墮汚人。代王翳槐卒。弟什翼犍即代王位。雄勇有智畧。國人附之。於是東自濱貊。外及烏桓。西及落那。南距陰山。北盡沙漠。率皆歸服。有衆數十萬人。○慕容皝即燕王位。

己亥。五年七月。王導薨。道簡素寡欲。善因事就功。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輔相三世。倉無儲穀。衣不重帛。壬寅。八年五月。帝不豫。帝二子皆在強縛。庾冰說帝以國有彊敵。宜立長君。請以同母弟琅邪王岳爲嗣。帝許之。六月。帝崩。琅邪王即皇帝位。

少微家藏本附錄卷之三十二

晉紀

康皇帝

在位一年壽二十二

諱岳字世同成帝母弟也初封琅邪王成帝不豫立為嗣咸康六年五月帝崩琅邪王即位相溫

癸卯建元元年庚辰溫相溫於成帝曰前溫有英雄之才驅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督畜之宜委以方外之任必有弘濟該琳之勳時杜乂殷浩才名冠世畫龍點睛之重也曰此輩皆東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徐拟其任耳浩累辟

徵辟昇丘墓所幾將十年時人擬之嘗葛江夏相謝尚長岑王濬常伺其出处以十江左與亡常相与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既返相謂曰深涼不起留如蒼生何翼蕭浩為司馬浩不應溫遺浩書曰王夷甫立名於真金云謫遙

侍中錄尚書事

孝宗穆皇帝

在位十七年壽十九

諱聃字彭祖康帝太子出建元二年九月即位

己未永和元年以會稽王昱爲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

徐州刺史桓溫爲安西將軍荊州刺史

丙午二年以殷浩爲揚州刺史浩固辭會稽王昱遣浩書曰足下去就即時之廢興若深存挹退苟遂未懷吾恐天下之事去矣浩乃就取五月丙子公張駿薨世子重華

自称涼州牧西平公假涼王安西將軍桓溫伐漢陽

劉拜表即行

丁未三年二月溫自州步卒直指成都涼主執悉舉出戰

桓溫

張浩

自拔死亡略尽。十一月，趙武與公閔執趙喜，逼殺之。
秦雍流民相率而歸，路出枋頭，共推浦洪爲主，衆十余萬。

戊午，四十六年正月，荊楚論平蜀之功，乃加封羅西太師，賀郡公溫，減璫冠，名大振，朝鮮惟之食禮，以劍劍史毅浩、行盛名，朝野推服。乃引爲心膂，與參贊輔政，以執事。己酉五年正月，趙王喜即皇帝位，既而病卒。太子世即位，彭城王遵廢世爲譙王，尋殺之。趙即位以武安公閔爲都督中外諸軍事。閔言於遵曰：「浦洪人傑也，今以洪鎮閏中，臣恐秦雍之地非復國家之有。」遵從之。罷洪都督。洪怒，歸枋頭，遣使來降。六月，桓溫聞趙亂，出屯安陸。嚴若將征營北方。趙揚州刺史王渢率壽春降，征北大將軍褚裒上表，請伐趙。即日戒嚴，直指泗口徑赴彭城。北方士民降附者日以千計。朝野皆以為中原指顧可復。尋襲豫州，所親曰：「胡寇誠為大禍，然恐更貽朝廷之憂。」其人曰：「何謂也？」莫不順天乘時，濟羣生於艱難者，非上至与英桀不能爲也。自余則莫若虔、荊、董、方。觀今日之事，殆非時賢所及。必將經官分表，疲民以逞，既而亡畧踈短，不能制心財婢力竭智勇俱困，安得不要及朝廷乎？」曾郡民五百余家，相與起兵附晉求援於褚裒，二遣部將王玄龍、李遐將數卒三千迎立趙李農帥騎二萬，與龐等戰於代陂，龐等大敗，皆沒於趙。八月，袁退屯廬陵，詔命袁還鎮京口。時河北大亂，遺民二十余萬口渡河來歸。會袁已薨，威勢不振，不能自拔，死亡略盡。

立趙達

桓溫歲
名大振

桓溫

蔡遷
夏侯鑒
力

還嚴
述

趙達
李開所

洪子健在鄴斷關出奔枋頭

計率之祖

趙國五
改號那

氏八世有
此並滅。姚弋仲清洪各有據關右之志弋仲遣其子
襄帥衆五萬擊赤洪赤擊破之。其子胡大都督三秦王改
姓苻氏。三月沮卒子健代領其衆。十一月苻健入
長安以民心思胥乃遣使詣魏獻捷并脩好於相溫於
是秦雍更夏皆聞之。

桓溫讓
義

七年正月苻健即天王位國號大秦凡趙之苛政不
便於民者皆除之。初相溫聞石氏亂上疏請出師經畧
中原事又不報溫知朝廷仗殷浩以抗已甚忿之然素知
浩之爲人亦不之憚也以國無他釁遂得相持彌年雖有
君臣之跡羈縻而已。八州士衆資調殆不爲國家用。曩
北伐詔書不聽十二月溫拜表輒行率衆四五萬順流而
下軍于武昌朝廷大懼司馬高崧言於東晉王曰王宜
致書諭以禍福自當返旆如其不爾便大軍整駕逆順於
茲判矣乃於坐爲草書溫即上疏惶恐謝罪回軍還鎮
自八年正月秦王健即皇帝位殷浩上疏請出師討洛
詔許之浩之北伐也王羲之以書止之不聽既而與功復
謀再舉羲之遺浩書曰今以區區江左天下寒心固已久
矣力爭武功非所當作不聽。四月燕成魏十一月燕王
雋即皇帝位徙都鄴。姚弋仲卒子襄帥衆來歸襄博學
善談論江東人士皆重之。

樊
張祚
魏
劉曜
樊
劉曜

癸丑九年姚襄屯歷陽殷浩患其彊盛屢遣刺客刺之于
月浩北伐以襄爲前驅襄反攻浩於山桑浩大敗

甲子十年正月張祚自補涼王楊州刺史殷浩連年北伐
師徒屢敗糧械都盡相溫因朝野之怨上疏數浩之罪請

劉曜
宋王
張祚
樊
劉曜

謂溫帝 魏代赤晉秦

廢之朝廷不得已免浩爲庶人自此內外大權一歸於溫矣。桓溫統步騎四萬伐秦進至霸上三輔郡縣皆舉降溫撫諭居民使安堵復業民爭持牛酒迎勞男女夾路觀之耆老有垂泣者曰不圖今日復覩官軍。比海王猛少好學倜儻有大志因之盛反不屑細務今貴輕之徒懶然自得隱居華陰聞桓溫入關披褐詣之叩頭而談當用之務旁若無人溫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將鎗兵十萬為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度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溫嘿然無以應徐曰王東無卿比也乃署猛軍謀祭酒。初溫指秦麥以為糧既而秦人悉芟麥溫軍乏食六月定關中三千餘户而歸秦兵追擊之溫軍屢敗。

十一
年六月秦主健卒太子生即位

十二年桓溫自江陵北伐與索屬登平乘樓望中原歎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八月溫至伊水姚襄撤圍拒之溫結陳而前親被甲督戰襄衆大敗死者數千人襄帥麾下數千騎奔于洛陽北山周成帥衆出降溫屯故大極殿前既而徙屯金墉城謁諸陵有毀壞者修復之以二千人戍洛陽脩山陵執周成以歸姚襄奔平陽李裕國閥中敗代秦氏敗為秦所殺弟冀帥其女降秦。十月燕大司馬恪圍段龜龍於廣固十一月龜龍縛出降恪安新民悉定豫地。

己丑平元年秦主生飲酒照晝夜乘醉多所殺戮羣臣得保一日如度十年東海王堅素有時文羸隣諸僧溫嘗讚嘆堅說堅曰主上猜忍暴虐中外离心方今宜主秦祀者非殿下而誰願早為計熙使他姓得之堅以問尚書溫

婆樓婆樓曰僕里社有王猛者其人謀畧不出出殿不宜
請而答之堅因婆樓以招猛一見如舊友語及時事堅
悅自謂如列久德之遇諸葛孔明也宋平老子謂堅曰主
上失德上下噭噭人懷異志燕胥一方何隙而動恐禍發
之日家國俱亡此殿下之事也豈圖之堅然之堅
曰婆樓卽麾下三百人鼓譟而進紹猶將士皆舍仗歸堅
猶醉寐堅兵引生置別室廢爲越王尋殺之堅乃去皇帝
號稱大秦天王。十二月秦主堅行至尚書以文案不治
免左丞相程卓官以王猛代之堅奉異才修廢職課農桑
恤困窮禮百神立學校旌節義繼絕出秦民大悅

戊午二年九月秦大旱堅減膳徹樂命后妃以下悉去羅
紩開山澤之利公私共之愈兵養民旱不爲災王猛曰親

幸用事

庚申四年正月燕主雋卒召大司馬太原王恪受遺詔
輔政而卒太子暉即位朝廷初聞燕主雋卒皆以為中
原可圖相溫曰慕容恪尚在憂方大耳謝安少有重名
前後徵辟皆不就寓居會稽以山水文籍自娛雖為布衣時

人皆以公輔期之士大夫至相謂曰安石不出當如簪生
何年四十餘相溫請為司馬安乃赴溫大喜深禮重之
辛酉五年五月帝崩無嗣琅邪王丕即皇帝位范增
儒學性質直常謂王弼何晏之罪深於桀紂或以為貳之
大過增曰王何蔑棄典文幽沈仁義游辭浮說凌蕩後墜
使搢紳之徒翻然改轍以至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風餘
俗至今爲患桀紂縱暴一時適足以喪身覆國爲後世戒
豈能廻百姓之視聽哉故吾以為一世之禍輕歷代之患
重自喪之惡小迷衆之罪大也。十二月秦主堅命發

政
卷之三

守宰各率孝悌廉直文學政事察其所舉推之者賞之非
其人者罪之由是人莫敢妄舉而請託不行當異之時內
外之官率皆稱職田疇修開倉庫大寘盜賊奸惡

哀皇帝

在位四年 號二十五

諱不字子齡成帝長子也封琅邪王莽平五年

五月穆帝崩而嗣皇太后今奉大統於是即位

桓溫書
遷都洛陽
陽

捕流江表者請一切北征以嘗河南朝廷畏溫不敢爲禦
南北上肅條人情疑懼雖並知不可其敢先誣散騎常侍
孫綽上疏曰昔中宗龍飛外惟信順協於天人實賴萬里
長江畫而守之耳今自喪亂已來六十餘年河洛丘墟函
夏肅條士氏捕流江表已經數出存者老子長孫亡者丘
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發變故指根
江外數十年矣一朝頓欲拔之驅跋於空荒之地搜羣萬
里踰險淳深離墳墓棄生業田宅不可復售舟車無從而
得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國家之所宜深慮也王述曰
溫狡以虛吉威朝廷耳非實事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事果
不行溫又議移洛陽鍾繇述曰求吉祚不競暫都江左方當
蕩平區宇旋轉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金陵不應作事鍾
虞溫乃止

癸亥興寧元年五月加桓溫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
錄尚書事溫以王坦之爲長史坦之述之子也又以郗超
爲參軍王珣荀爲主簿每事必與二人謀之府中爲之語
曰郗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超則謝文皆爲溫
掾以謂溫俱重之口謝掾年四十必擁旌杖節王掾當作
黑頭公皆未易牙也又并之子也

書屋
學主

晉書
惠帝

卷之三
事未盡

甲子二年五月以楊州刺史王述為尚書令王述每授職不為虛讓其所辭必於不受及為尚書令子坦之曰述故事當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謂堪之何為復讓入言女勝我定不及也

帝崩
乙丑三年帝崩琅邪王羿即皇帝位二月燕太宰格吳王魏共攻洛陽克之引兵畧河南諸城盡下之

海西公

史官纂

在位六年壽四十五

諱彝字延齡成帝汝子也興寧三年二月哀帝

崩無子太后命為嗣即位後為桓溫廢之

丁卯太和二年燕大原王恪疾薨時親視之間以後事恪曰吳王支武恭資管肅之亞陛下若任以大政國家可安不然秦晉必有類箭之計言終而卒秦王堅聞恪卒陰有圖燕之計

桓溫
載錄

己巳四年四月大司馬桓溫帥步騎五萬伐據時恪已死諸將不能抗擊王曄乃求救于秦王溫密言於堅曰慕容彊大慕容評非溫敵也若溫舉山東進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并豫之粟觀兵淮濱則陛下大事去矣今不如與燕合兵以退溫溫退燕亦病矣然後我乘其弊而取之不亦善乎堅從之遣洛州刺史鄆羌帥步騎二萬以救燕溫數戰不利糧儲復竭又聞秦兵將至乃焚舟棄輜重竝仗自陸道奔還吳王曄自帥八千騎追之及溫於襄陽大破之斬首三萬級秦將尚也遂擊溫於譙又破之死者復以萬計溫收散卒屯于山陽溫深恥喪敗乃歸罪於袁真奏皆為庶人一作吳王曄遷鄴城名益振太傅評忌之垂與子弟姪俱犇秦初秦王堅聞太宰慘卒陰有圖燕之志嘗與子威怒不敢發及聞垂至大喜如迎執手曰天生龍伯傑以桓

集卷之三
事未盡

卷之三
徐志摩

與其成大功。此自然之數也。要當與卿共定天下。然後還卿本鄉。此封幽州。不亦美乎。王猛言於堅曰。慕容垂父子譬如龍虎。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將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曰。吾方收攢英雄。以清四海。奈何殺之。以垂爲冠軍將軍。○秦王堅遣王猛率戍鄧羌帥步騎三萬伐燕。十二月進攻洛陽。太司馬溫襲徐兗州。民築廣陵城。徙鎮之時。征役既艱。加上疲病。死者什四五。百姓嗟怨。秘書監孫盛作晋春秋真書。時事。大司馬溫見之。怒謂盛子曰。坊頭誠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言。若使史遂行。自是閑君門之事。其子遽拜謝。請改之。時盛年老。家居。性方嚴。有執度。子孫並班白。待之愈峻。至是諸子乃共號泣誓願。請為百口計盛。大怒。不許。諸子遂私改之。

庚午五年正月。荊州刺史武威王筑以洛陽降秦。六月。秦主堅復遣王猛督鎮南將軍楊安等將步騎六萬以伐燕。八月。燕主暉命太傅上庸王評。將中外精兵三十萬以拒秦。猛克薊關。所過郡縣皆望風降附。燕人大震。黃門侍郎劉孚問司徒長史中胤曰。事將何如。胤歎曰。鄆必亡矣。

吾屬今茲將為秦虜。然越得歲而吳伐之。卒受其禍。今福德在燕。秦雖得志。而燕之復建。不過一紀耳。九月。秦主猛進兵潞州。太傅評以猛懶。深入。欲以持久制之。猛陳於渭原。而誓之衆皆踊躍。金棄糧。天呼競。進燕兵大敗。俘斬五萬余人。乘勝追擊。所殺及降者又十萬余人。評單騎走還鄆。秦兵長驅而東。丁卯。圍鄆。十一月。秦主堅自帥精銳一萬赴鄆。戊辰。燕散騎侍郎余蔚夜開鄆北門。納秦兵。燕主暉。與上庸王評。守韓。龍城。秦王堅。使遊擊將軍郭慶追及於高陽。抗以詣秦主堅。二袁而釋之。令還宮。帥文武。

出降諸州牧守及六夷渠帥。尽降於秦。十二月。秦王坐
迁暴谷。韓及王公百官并鮮卑四萬余户于長安縣。故太
史黃泓歎曰。豈必中輒其在吳王乎。恨吾差不及見耳。汲
郡趙秋曰。天道在燕而秦滅之。不及十五年。秦必復為燕有。

太宗簡文皇帝

在位二年

壽五十三

諱早。元帝少子。桓溫發河西公。右命之入承大統。

辛未。咸安元年正月。秦王堅從閏東蒙傑及雜夷十五萬戶
於關中。處烏桓於鴻臚北。地丁零翟城於新安澗池。濶音免
○十一月。大司馬溫時其材畧位望陰蓄不臣之志。嘗枕枕
憲曰。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溫欲先立功河朔
以收時望。還受九錫。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既克壽春。謂參
軍鄭超曰。足以雪枋頭之耻乎。超曰。未也。久之。超就溫宿中
夜謂溫曰。明公當天下重任。今以六十之年。敗於李粲。不建
不世之勳。不足以鎮撫民望。溫曰。然則奈何。起曰。明公不爲
伊霍之卒老無以立大威。尚鎮壓四海。溫素有心。深以爲然。
遂與之定議。○十一月。溫自廣陵請建康。宣太后令廢帝為
東海王。以會稽王是統承皇極。即皇帝位。溫威赫翕赫侍之。
謝安見溫遷拜溫驚曰。安石知何事乃尔。安曰。未有君拜於
前臣揖於後。於此詔遷溫丞相大司馬。留京師輔政。溫固辭
仍請还鎮姑孰。○十二月。大司馬溫奏東海王宜依昌邑
事。乃封海西縣公。溫威振内外。帝雖更尊位。拱默而已。
全申二年七月。帝崩。太子即皇帝位。八月。秦以王猛爲
丞相。猛爲相堅端拱於上。百官紛已於下。軍國內外之事。
無不由之。猛剛明清肅。善惡著。自放黜戶。素羸。拔鬚帶枷。
謀農桑。練習軍旅。官必當才。刑必咎。當罪。由是國富兵強。戰

無不克。秦國大治。

秦
益
治

溫
廢
立

桓
溫
崩

少微家塾點校附音通鑑節要卷之三十三

晉紀

烈宗孝武皇帝

在位二十四年壽三十五

諱曜字昌明簡文第三子也咸安二年七月即位癸酉寧康元年二月大司馬溫來朝詔吏部尚書謝安侍

中王坦之迎于新亭是時都下人情憚懼或云欲誅王謝因移晉室坦之甚具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決於此行

溫既至百官拜於道側溫大陳兵衛延見朝士有位望者皆戰慄失色精反坦之疏汗沾衣倒拔手版安從容就席

恭反笑語終日鄭超常為溫謀主安與坦之見溫使超倒拔手版後七笑謂安曰君生可謂入幕之賓矣

臥帳中听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鄭生可謂入幕之賓矣

時天子幼弱外有彊臣安與坦之尽忠父位卒安晉室

三月溫有疾衍姑執溫以出子肥才弱復弟冲領其喪俄

時既代溫居住尽忠王室或勸冲誅除時望專執時權冲不從。秦兵入寇梁遂取成都

甲戌二年二月詔謝安納中書安好聲律著功之樞不廢

絲竹士大夫效之遂以成俗王坦之屢以晝古諫之曰夫

不之室當為天下惜之安不能從

乙亥三年六月秦清河武侯王猛寢疾上疏曰伏惟陛下

威烈震乎八荒声教光乎六合九州百郡十居其七平燕

定蜀有如拾芥夫善作勢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之

以古先哲王知功業之不易戰二競二如臨深淵伏惟陛下追蹤前圣天下幸甚堅覽之悲惻○七月堅親至猛第

示疾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

和臣沒之後臣勿以晉為固鮮卑西羌我之仇敵終為人

患宜斬除之言終而卒。堅謂太子弘曰：「天不設使吾平，一不合邪？」何奪吾景畧之速也！

秦襄公丙子太元元年五月，涼公張天錫荒於酒色，不視庶務，人情憤然。秦主堅遣苟萇、姚長姚、長壽、韓建、王威等滅之。京州郡縣來降。

秦威代十一月，秦王堅使唐公裕將兵十萬擊代。王什亦、魏奔陰山之北，部衆逃潰。國中大亂。其孫珪尚幼，珪母賀氏以珪走依賀訥。堅分代民爲二部，使刻牽汗、劉衛辰統之。

謝安丁丑二年，是時朝廷方以秦寇爲憂。詔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謝安以兒子玄應詔，超聞之歎曰：「安之明，乃能達衆率親。」公之才足以不負所奉。

謝安己卯四年，謝安爲宰相，秦入屢入寇，邊兵失利，衆心危惧。安每鎮之以和靜，其爲政務，大綱不爲小察。時人比安於王導，而謂其文雅過之。

謝安壬午七年，秦王堅會羣臣于大極殿，說曰：「自吾承業，三十年載，四方畧定，唯東南一隅未沾王化。今畧計吾士卒可得九十七万，吾欲自將以討之，何如？」權亦曰：「晉雖微弱，未有大敵。謝安猶冲背江表，偉人君臣，輯睦未可圖也。石越曰：「今禍德在吳，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據長江之險，民爲之用，殆未可伐也。」堅曰：「今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又何險之足恃乎？且築室道旁，无时可成，吾當內斷於心。」

陽平公融曰：「今伐晉有三害。天道不順一也；晉國无眾，一也；我數戰丘疲，民有畏敵之心，三也。」晉先可滅，昭然甚明。今勞師大舉，恐无萬全之功。且臣之所憂不止於此。陛下寵育鮮卑，七鶴布滿畿甸，此屬皆我之深仇。太子獨與弱卒數万留守京師，臣懼有不虞之變，生於腹心，肘腋不可悔也。王景畧一時英傑，陛下常比之，決葛武侯，独不記其

因過謁陵廟堅許之。權翼諫曰：國兵新破四方皆有離心。
宜徵集名將置之京師以固根本。垂勇畧過人。世豪東夏
頃以避禍而來其心豈止欲作冠軍而已哉。譬如餽寵食
則閉人每聞風飄之起常有陵霄之志。正宜謹其條寵。他
如豈可解縱任其所欲哉。堅曰：卿言是也。然朕已許之。四
夫猶不食言。况萬乘乎。若天命有變。興固非智力所能移也。

翼曰：陛下重小信而輕社稷。臣見其往而不返。閼東之亂自此始矣。堅不聽。秦乞伏國仁反於龍西。衆至十餘萬。慕

容垂至安陽。長樂公不館垂於鄴西。燕潛與燕之故臣謀復燕祚。會于零。翟斌起兵叛秦。秦主堅驛書使垂將兵討之。甲申九年正月。慕容垂自稱燕王。遣田山如鄴告慕容農

等。使起兵相應。以弟德爲東騎大將軍。封范陽王。帥衆二十餘萬。長驅向鄴。慕容農起兵於列人。衆至數萬。長樂公

至使石越將兵討之。農大敗秦兵。斬越。於是人情騷動。盜賊羣起。垂至鄴。農引兵會之。進攻鄴。不退守中城。秦北地長史慕容泓聞燕王垂攻鄴。亡奔關東。收集鮮卑衆至數千。還屯華陰。平化。平陽太守慕容冲亦起兵於平陽。

有衆二萬。秦將姚萇起兵於北地。自稱後秦王。號仲父。秦竇衝擊慕容冲于河東。大破之。冲奔慕容泓。泓衆至十餘萬。進向長安。六月。泓謀臣高蓋殺泓。立冲爲皇大

弟承制行事。置百官。八月。燕兵圍秦長樂公不於鄴。鄴中芻糧俱盡。削松木以飼焉。燕王垂謂諸將曰：苻不窮寇必無降理。不如退屯新城。開不西歸之路。以謝秦王。疇昔之恩。乃解圍趨新城。太保安奏請乘苻氏傾敗。開拓中原。各瓦。以謝玄。桓石慶等伐秦。河南城堡皆來歸。附謝玄。遣晉陵太守滕恬之渡河據黎陽。燕王垂復引兵圍鄴。

權翼諫
慕容垂
李司馬
不司馬

慕容垂
慕容垂

慕容垂

慕容垂

慕容垂

謝玄
代秦

宋武帝 索燕 附秦

八公山
草木晉

捷之

人執秦州刺史王顯等盡取其器械軍資於是謝石等
諸軍水陸繼進秦王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

兵部陳嚴整又望見八公山草木皆以爲晉兵顧謂融曰

此亦勍敵

上集

京反向謂弱也慨然始有懼色

武

秦兵逼淝

水而陳晉兵不得渡謝玄遣使謂陽平公融曰君懸軍深

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小

却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

寡不如竭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聖曰但引兵少却使之

半渡我以鐵騎斂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遂擊

使却秦兵遂退不可復止謝玄謝琰相伊等引兵渡水擊

之融馳騎畧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爲晉兵所殺秦兵遂潰

之糸等乘勝追擊至于青岡秦兵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數

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且至晝夜不敢

息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小却朱亨在

陳後呼曰秦兵敗矣衆遂大奔亭因與張天錫皆來奔堅

中流矢單騎走

李舜臣曰蜀漢之中古未有興王之迹也而漢高祖起

自南鄭以取關中樊鄧之間古未有中興之迹也而漢

光武起自南陽以定河北而况江東之地首起西陵毫

接東海其兵之雄銳足以破秦兵於鉅鹿其財之富厚

足以復唐祚於靈武然自吳以下國於江東者凡六朝

周瑜有赤壁之勝祖逖有譙城之勝褚裒有彭城之勝

桓溫有灞上之勝謝玄有淝水之勝劉裕有關中之勝

到彥之有淮南之勝蕭何有義陽之勝陳慶之有洛陽

之勝吳明徹有淮南之勝此十者皆起江東之師以取

勝中原其冠敵制勝之功亦竒矣然終不能渡江而北

定中原以一天下此非江東之地便於守而不便於攻
蓋江東之人知有江東而不知有天下也向使六朝君
臣素有并吞之志先定规模於未勝之前而進乘機會
於既勝之後則千衆萬騎起自江東而入中原蓋可以
鞭撻四夷坐制六合誰謂江東之地土綿力薄而不足以
以舉天下也哉惟其平居暇日初未嘗有進取之心而
預為必復中原之計是以一旦欲乘機會而倉皇失措
竟不能成混一之功且并堅養兵於秦中幾三十年一
旦驅之南下欲以并吞吳會顧謂大江之流投鞭可斷
志則誇矣而兵殆一交全師潰散相與枕藉於肥水之
中晉之君臣嘗試睥睨一世此乾坤何等時邪挽吳江
之水以洗閩河嵩洛之腥穢其不在茲時邪柰何徘徊
於兗豫之間竟不能過關踰鄴以圖混一而乃今日運
米於枋頭以濟并下之飢明日率軍於關陝以為苻堅之
助夫淮肥百萬志欲何爲寧其天敗糧盡力困不奮兵以
勦除之乃舉國之大讎付之相忘之域豈不深可惜哉
是時諸軍皆潰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
趙之世子寶言於垂曰秦主兵敗委身於我是天惜之以
復燕祚此時不可失也垂曰汝言是也然彼以赤心投命
於我若之何害之若氏運必窮吾當懷集關東以復先業
耳垂親黨多勸垂殺堅皆不從悉以兵授堅謝安得
驛書知秦兵已敗時方與客圍碁碁攝書置牀上了無喜色
圍碁如故客問之徐荅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
户限不覺屐齒之折秦主堅收集離散比至洛陽
衆十餘萬百官儀物軍容粗備慕容垂言於堅曰鄙
之民間王師不利輕相竊動臣請奉詔書以鎮慰安集之

臨沒之言乎。堅不聽。融又諫曰：國家本戎狄也。正朔朝會不歸入江東，雖微弱僅存，然中華正統天意必不絕之。堅曰：帝王曆數豈有常邪？沒不違變通爾。

秦急

癸未六年七月，秦主堅下詔大舉入寇。八月，堅遣陽平

公馳督後將軍張蚝、冠軍將軍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

爲前鋒以兗州刺史姚萇爲龍驤將軍慕容楷、慕容紹

爲慕容垂曰：王上驕矜已甚。其叔父建中興之業，在此行也。

垂曰：然非汝誰與成之？甲子，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

二十七萬旗鼓相望。前後千里，詔以謝石、謝玄帥衆八萬

拒之。秦兵至穎口，兵既盛，都下震恐。玄入問計於謝安，安

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董

請安遂命駕出遊山墅。反親朋畢集，與玄屬碁賭墅，妻

慕常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遂遊陟至

不及還。桓沖深以根本爲憂，遣精銳三千入授京師。謝

安固却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西藩宜留以爲防

冲對佐吏歎曰：謝安石存廟堂之量，不閑將畧。今大敵垂

至，方遊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衆又寡弱。天下事

已可知。吾其左衽矣。十月，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癸酉

克之。將軍梁成等帥衆五萬屯于洛澗。柵淮以遏東兵。謝

石、謝玄等去洛澗二十五里，而軍憚，成不敢進。融於壽陽

遣尚書朱序序先爲襄州刺史，爲秦所執來說謝石等，使降。序私謂石

等曰：若秦百萬之師盡至，誠難與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後已奪氣，可遂破也。石從序言。

十一月，謝玄遣劉惔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未至，十望索

成阻澗爲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

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爭赴淮水。士卒死者萬五千。

朱序

間

桓沖以
根本爲
要

謝安雅
量

謝玄拒
秦

文
秦

不進退路窮窮會謝玄遣劉牢之等據磧口五勢反滑臺不請救於玄玄乃遣劉牢之率衆二萬救鄭不告餓玄水陸運米二千斛以饋之

秦
當

乙酉十年正月慕容皝即帝位於何房。四月劉聰之至鄴聰王垂邀擊大破之坐軍敗徵還。五月西燕主中山攻長安秦王堅自督戰飛矢滿體流血淋漓。縱兵暴掠關中。士民流散道路斷絕千里無煙。至大懼以誠書不帝出五將又長得乃留太子安守長安。遂出奔五將山後。秦王垂遣驍騎將軍忠帥騎圍之。秦兵皆散走。堅神色自若坐而待之。俄而忠至執之送詣新平幽於別室。喪遣人縊堅於新平佛寺。

溫公

論者皆以為秦王堅之亡由不杀慕容垂。魏襄之故也。臣獨以為不然。許劭評魏武帝：「今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使坚治國無失其道，則垂豈皆秦之能臣也？豈能爲亂哉？堅之所以亡，由驟勝而驕故也。魏文侯問李克，是之所以亡對曰：「數戰數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則主骄以驕主御福也。」何故？對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秦王堅似之矣。

溫公

苻氏之彊也，氐羌之屬無不內徙而爲臣。一朝失取而角立爲患，理固然也。苻洪徘徊枋頭，有虎据中原之志。以健爲不肖，然猶仍取關中，并姚襄，却桓溫，遂彊其國。空以雄才英略，加之慈惠忠信，率土歸心，故能吞蜀躉漢，包涼，侵索西蜀，窮於布上音丘。卒有天下十分之九。瓦胡之盛，未有如堅者也。觀其羣百萬之衆以攻晉，尤爲之除。告采弟以待其君。

臣意以爲羅中之禽往無不獲也及一戰而敗遂傾沛
不振昔之停囚降虜皆起而爲敵數月之間竝雖狃於
四方戎馬塞於郊甸以至身死人子子孫殄滅何哉論
者皆咎堅寵信忘與鮮卑輕於伐晉彼恃脂其迹而言
之未達其本也要之堅持其強大易而無備此其所以
敗亡也夫

太保寇薨以琅邪王道子錄尚書事。長安公丕在鄴將
西赴長安入至晉陽始知長安不守堅已死乃發喪即皇
帝位。十二月燕王垂始定都中山即皇帝位。呂光自
稱涼州刺史。乞伏國仁自稱秦河二州牧。

國十一年正月拓跋珪大會於牛川即代王位。西燕
左將軍韓延殺燕主沖立沖將段隨爲燕主恭容永襲段
隨破之帥鮮卑男女去長安而東衆推永為河東主於是
長安空虛。四月後秦王萇自安定入長安即皇帝位。國
號大秦立子興爲皇太子。九月西燕慕容永擊秦主不
於鄴殺之永遂進據長子即皇帝位。十一月秦南安王
登工之發喪行服乃爲壇於陝東即皇帝位。

丁亥十二年拓跋珪改稱魏王

十三年呂光即三河王位

己丑十四年十一月初帝既親政事威權已出有人主之
風既而溺於酒色委事於琅邪王道子道子亦嗜酒又
權柄交通請託賄賂公行宦賞監雜刑獄謬亂

壬辰十七年南郡公拓跋彊其才地以雄豪自馳朝廷疑
而不用年二十三始拜太子洗馬後出補義興太守尋之
不得志歎曰父爲九州伯兒爲五湖長遂棄官歸國

少微家塾點檢附音通鑑節要卷之三十四

北晉紀

安皇帝上

在位二十二年

壽三十七

諱德宗武帝太子也太元二十一年九月即位
丁酉隆安元年魏王珪自將圍中山中山飢甚慕容麟帥
二萬餘人出據新市甲子晦魏王珪進軍攻之太史令龜
崇曰不吉昔紂以甲子亡謂之疾日丘蒙忌之珪曰紂以甲
子亡武王不以甲子興乎崇無以對十月甲戌珪與麟戰於
魏克臺大破之麟遂奔鄴甲子魏克中山麟至鄴復稱趙王
戊戌二年正月慕容麟說范陽王德南徙滑臺魏遂取鄴
麟上尊號於德德用兄垂故事稱燕王南。燕王寶卒長
樂王盛即皇帝位。十一月魏王珪即皇帝位改元天興
魏
命朝野皆束髮加帽

己亥三年魏王珪置五經博士增國子大學生員合三千
人。南燕王德引師而南北鄙諸郡皆降之遂定都廣固
○貨幣世子元顯性奇刻生殺任意孫恩因民心騷動自
海島率其黨殺上虞令遂攻會稽於是會稽及東陽新安
凡八郡人一時起兵殺長吏以應恩旬日之中衆數十萬

時三吳承平日久民不習戰故郡縣兵皆望風奔潰恩據
會稽自稱征東將軍表會稽王道子及世子元顯之罪請
誅之。自帝即位以來內外乖異石頭以南皆爲荆江所
據以西皆豫州所專京口及江北皆劉牢之及廣陵相高
雅之所制朝政所行惟三吳而已及孫恩作亂八郡皆爲
恩有畿內諸縣盜賊更起恩黨亦有潛伏在建康者
人情危懼常慮竊發於是内外戒嚴加道子黃鉞元顯領
中軍將軍命徐州刺史謝琰兼督吳興義興軍事以討恩

劉牢之亦發兵討恩。拜表輒行。十二月謝琰與牢之轉鬪而前所向。輒克初彭城。劉裕勇健有大志。僅識文字。以賣履爲業。好摴蒲。上抽君反爲鄉間所賤。劉牢之擊孫恩。引裕參軍事。使將數十人覘賊。上乘遇賊數千人。即迎擊之。從者皆死。裕墜岸下。賊臨岸欲下。裕奮長刀仰斫。殺數人乃得登岸。仍大呼逐之。賊皆走。裕所殺傷甚衆。劉敬宣怪裕久不返。引兵尋之。見裕獨驅數千人。咸共歎息。因進擊賊。大破之。斬獲千餘人。初恩聞八郡響應。謂其屬曰。天下無復事矣。當與諸君朝服至建康。既而聞牢之引兵濟江。恩驅男女二十餘萬口復逃入海島。毅仲堪時據荆。恐桓玄跋扈。乃與楊佺期結婚爲援。玄引兵擊殺之。既克。荊雍表求領荊江二州。朝廷不能違。涼王光卒。太子紹即位。太原公纂殺之。而即天王位。纂嗜酒好戲。隆安五年。呂祖良之立。呂。隆安元年。立。呂。隆安二年。葬于秦京。送城。北涼沮渠蒙遜殺涼王。業自稱涼州牧。燕主盛卒。熙即位。

庚子四年。南燕王德即皇帝位于廣固。更名備德。辛丑五年正月。武威王利鹿孤稱河西王。利鹿孤以元興元年卒。弟傉檀立。日称南涼王。北涼沮渠蒙遜殺涼王。業自稱涼州牧。燕主盛卒。熙即位。

壬寅元興元年。以尚書令元顯爲驃騎大將軍。討桓玄。以劉牢之爲前鋒。譙王尚之爲後部。玄大驚。欲完聚保江陵。長史卞範之曰。明公英威振於遠近。元顯口尚乳臭。劉牢之大失物情。若兵臨近畿。示以禍福。士崩之勢可翹足而待。何有延敵入境。自取窮蹙者乎。玄從之。玄至新亭。元顯引兵欲還。宮玄遣人拔刀隨後大呼曰。方仗軍人。皆崩潰。玄入京。撃百揆。斬元顯。及東海王。彦璋。譙王。尚之等於建康。市劉牢之北走至新州。縊而死。道子等皆死。自隆安以來。中外之人厭於禍亂。及玄初至。黜奸佞。擢雋賢。宗師欣

孫國死
賈指記

然冀得少安既而玄蕃豪縱逸政令無常朋黨互起陵侮朝廷裁損乘輿供奉之具帝幾不免飢寒由是衆心失望○孫恩赴海死衆推恩妹去虧循爲主

癸卯二年九月冊命玄爲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爲楚王加
九錫。十二月玄即皇帝位玄入建康宮登御座而床忽
陷羣下失色殷仲文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

辛亥玄遷帝於尋陽

劉裕龍行虎步

甲辰三年，劉裕從相備入朝。玄謂王謐曰：「裕風骨不常，蓋人傑也。」玄后，劉氏有智鑑，謂玄曰：「劉裕龍行虎步，視瞻不足，恐終不爲人下。不如早除之。」玄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能

東可用者俟關河平定然後別議之爾裕與向無忌同舟
還京口密謀復興晉室劉毅家於京口亦與無忌謀討之
無忌曰天下草澤之中非無英雄也毅曰所見唯有劉裕
劉裕密謀異同

邳_備_爲太守無忌笑而不答還以告裕遂與毅定謀二月乙卯裕託以遊獵與無忌_收會徒衆得百餘人詰旦京口城開無忌著車_詔服稱毅使居前走衆適之齊入即斬_酒脅

以徇衆推裕爲盟主玄憂懼特甚或

勢必無成陛下何慮之深亥曰劉裕

家無擔石之儲糧一擲百萬何無事可謂無成三日俗與剝股等分

之將士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呼聲

因縱火焚之煙炎燭天_{上必}反鼓譟之

濱亦自親信數十人走趨石頭裕入

與許文宗揆在廷，唐者初，如在建康，穆之嘗猝立定，無不允。歷谷崧託以

亦竭節盡誠無所遺隱時晉政寬弛

小民窮蹙重以司馬元顯政令違舛桓玄雖欲釐整而科條繁密衆莫之從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裕以身範物先以威禁內外百官皆肅然奉職不盈旬日風俗頓改。四月劉毅何無忌等襲破尋陽城桓玄挾帝單舸西走入江陵遂斬之乘輿反正於江陵。魏主珪置六謁官準古之使爲鳬鴨取其飛之迅疾也謂候官伺察者爲白鷺取其延頸遠望也餘皆類此

乙巳義熙元年三月帝至建康以劉裕都督中外諸軍事

四月裕還鎮京口八月南燕王備德卒兄子超襲位丁未三年初魏主珪滅劉衛辰其子勃勃奔秦秦主興見而奇之使鎮朔方父之復叛秦自稱大夏天王

戊申四年禿髮傉檀稱涼王

己酉五年劉裕抗表伐南燕帥舟師自淮入泗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岘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唯無功將不能自歸奈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發不知遠討進利虧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敢為諸軍保之裕過大岘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于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進與燕兵戰于臨朐燕衆大敗斬殷暉等大將十餘人超遁還廣固裕乘勝逐北至虜固克其大城超收衆入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北方之民執兵負糧歸裕者日以千數。魏清河王紹弑魏主珪立王嗣聞變而出大臣翕然奉迎嗣殺紹即皇帝位。庚戌六年南燕尚書悅壽開門納晉師超與左右數十騎

劉裕破武

踰城突圍出走追獲之裕怒痛固以不下欲阬之以妻女
賞將士韓範諫曰陛下南遷中原艱難士民無援疆附
之既爲君臣必直爲之尽力彼皆表冠舊族先帝遺民今
王師平伐而尽阬之使安所歸乎竊恐西北之人無復來
蘇之望矣裕改容謝之然猶斬王公以下二千人沒入家
口万餘吏其城隍送趙請建康斬之

溫公曰晉自濟江以來威靈不競戎狄橫驚石遇虎噬
中原劉裕始以王師剪平東夏不於此際旌禮賢後顧
扶疲民宣懷悌之風滌殘穢之政使羣士嚮風道烈企
踵而更恣行者戮以快忿心迹其施設曾符姚之下如
其不能蕩一四海成莫大之業豈非雖有智勇而無
仁義使之然哉

初徐道覆聞劉裕北伐勸盧循乘虛襲建康禦從之朝廷
盧循乘亂作急徵劉裕三方議留鎮下邳經營司難曾得詔書引兵遂
以船載糧自帥精銳步歸至山陽聞何無忌敗死盧京
邑失守卷甲兼行五月劉毅烏桓戰于桑落州毅兵大敗
乙丑盧循至淮口中外戒嚴裕謂將佐曰賊若於新亭直
進其鋒不可當宜且廻避若回泊西岸此成擒爾十二月
裕帥衆軍齊力擊循循兵大敗走趣豫章收散卒還募萬
辛亥七年四月盧循奔交州刺史杜慧度斬之送首建康
癸丑九年夏王勁勁以叱干阿利領將作大匠叱干阿利發萬
北夷夏十万人築都城於朔方水北黑水之南阿利性巧
爲忠委任之凡造兵器成呈之工人必有死者射甲不入
則軋弓入則斬甲匠由是器物皆精利勁勤詔告人氏
族無常改姓赫連氏

下王任
向利領
王榮地

丙辰十二年正月秦王興卒太子泓即帝位。○三月太子

列傳之才裕戒嚴時代泰裕以劉穆之爲左僕射入居東府。劉穆之外嘗之內爲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賓客輻湊。求訪白

端內外諸事俱辦滿堂自覽辭訟手書成歲書且行听受口
止醻應不相參涉亦皆贍卒○八月丁巳裕發建康遣王
鎮惠檀道濟沈田子等數道並進○九月壬寅鎮惠檀道濟
入秦境所向比日捷進逼洛陽兒之

卷之三

秦
漢
魏
晉
書

禽羣客超南粵。靈措舉反所向無前。非其才之過人。安能如是乎。裕克素而帰。以羣賢主閏中華。戎羅錯風俗勁悍。裕欲以荆揚之化施之幽秦。此猶六解衣包火。張羅捕虎。雖留兵守之人情未洽。趨向不同。適足爲寇敵之資。尔顧按兵息民。以觀其變。秦地終爲國家之有。可坐而守也。嗣笑曰。卿料之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將相之臣。若王猛之治司。方堅之參軍。各之庸。豈谷龍之霍光。

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七月辛丑，裕至潼關，秦主泓使姚泓不守渭橋。王鎮惡大破不於渭橋，泓兵不戰而潰。單馬還宮矣。文將妻子羣臣詣王鎮惡壘門，降鎮惡。扶慰宴勞，令嚴肅。百姓安堵。○九月，大尉裕欲留長安，經畧西北而諸將十背以役思歸。會劉穆之卒，裕以根本無託，遂決意東還，乃以沙浮、桂陽公義真爲都督雍梁秦三州諸軍事，義真時年十二。以王鎮惡爲司馬。鎮惡爭功，由是秦人皆忌之。沈田子自以燒柳之捷與鎮惡爭功，不

平漢
積信

平裕將還田子及庫弘之變言於裕曰鎮惡蒙在閑不
可保信裕曰公留卿文武將士精兵万人彼君欲為不善
正吳自滅爾勿復多言裕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逐其亂
者以有衛瓘故也語曰猛獸不如羣狐卿等十余人何懼

王鎮惡

溫公曰古人有言疑則勿任任則勿疑裕既委鎮惡以
閔北而復去田子有後言且閔之使為亂也惜乎百年
之寇千里之上得之艱難失之造次使豐鄗之都復輸
冠于荀子曰兼介功能也堅凝之矣信哉

秦父老聞裕將還詣門流涕訴曰殘民不雪王化於
百年始覩衣冠人人相賀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
殿是公家室宅捨此欲何之乎裕為之慨然歎諭之曰受
命朝廷不得擅留誠多諸君懷本之志今以次與之文武
賢材共鎮此境勉与之告十二月裕發長安自洛入河關
水渠以歸閏月夏至勃勃聞大尉裕東還太常明王賈
德曰朕欲取閏中卿試言其方略禹德曰閏中形勢之地
而裕以幼子守之狼狽而歸下欲急成篡事不可失也勃勃乃使其子環
帥騎二万向長安勃勃自將大軍為後繼

戊子十四年正月夏赤連墮至渭閏中民降之皆屬路沈
田子將兵拒之田子与王鎮惡素有相處之志俱出其地
以其宗人沈敵仁軒之弘之奔告劉義真義真与王脩被
甲登壘門以察其變脩執田子數以重戮軒之弘之大破
赤連墮更兵乃退六月宋人給船以相因九錫之命
十月夏主勃勃進據咸陽長安殺裴肅路絕裕聞之乃義真

王鎮惡
老

東寧以宋齡石代貞長安赫連璫帥众三万追義真方威連日晉兵大敗義真驚得危歸。十一月，齡石奔漢陽為人執送長安斬勃殺之勦劫即皇帝位于灘上都城。方宋公裕以誠至昌明之後尚有帝乃使中書侍郎王韶之與帝左右密謀取帝而立琅邪王德文戊寅德文即皇帝位。

恭皇帝

在位二年 壽三十七

諱德文安帝母弟。封琅邪王。義熙十四年十二

月安帝遇弑。劉裕逼還詔奉下即位。後禪位于宋

己未元熙元年七月宋公裕進爵爲王。

歷年國曰晉。至既衰中原屢擾戎狄腥羶之氣涿溫河洛薰蒸華宮闈無沒陵廟墮焚。元帝以宗室疎遠逐居江表。天下士民有忠貞者皆裹糧而歸之。國於荊揚之間。子孫相承不絕。如錢獨明帝英武克清太然不幸。爭國不永。自餘孱弱流亡。陵內叛寄命於羌。狼之口幾鵠吞食者數矣。恐卒能保其位。又宗廟血食。百有余年。何哉。有王導于壘溫崎陶侃謝安謝幼安爲之臣也。羣賢既沒而道子元顯之徒捕之敗亡不亦宜乎。

打滾西晋凡十五帝合一百九十四年

少微宋史點校附音通略

即要卷之三十四

少微家塾點校附首通鑑節要卷之三十五

宋紀

高祖武皇帝

在位二年 壽六十七

諱裕字德輿彭城人劉氏漢楚元王交之後晉義
熙十二年進爵爲宋王元熙二年受晉禪國號宋
庚申永初元年宋王欲受禪而難於發言六月宋王至建
康傳亮諷晉恭帝禪位於宋具詔草呈帝使書之帝欣然
操筆謂左右曰死亥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爲劉公所延
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書赤紙爲詔遜于琅邪
第王爲僧於南郊即皇帝位立王太子義符爲皇太子
壬戌三年五月帝疾甚司空徐羨之中書令傅亮領軍將
軍謝晦鎮北將軍檀道濟同被顧命帝殂於西殿太子即
皇帝位

營陽王 史曰少帝

在位一年 壽十九

諱義符高祖長子也永初三年五月即位

(癸亥)景平元年魏人拔洛陽五月魏主還平城魏太
宗殂出祖即位太宗長子也假爲

大祖文皇帝

在位二十年 壽四十七

諱義隆武帝第三子也封宜都王出為荊州刺
史徐羨之等廢營陽王乃逼奉王即位于江陵

甲子元嘉元年營陽王居喪无禮好与左右狎匿遊戲无
度徐羨之檻道濟等廢帝爲營王以宜都王義隆繼
大統。八月宜都王至見康百官奉坐受即皇帝位以正
晦為荊州刺史

乙丑二年正月徐羨之父亮上表歸政表三十帝始親万機
丙寅三年下詔暴徐羨之傳亮謝晦殺營王庐陵王之罪誅之

魯
帝祖

徐羨之
等廢立

魏平

明魏獻

丁卯四年魏奚斤与夏平原公定相持於長安。魏主欲乘虛伐，統力以輕騎三万倍過先行。夏主將步騎三万出城，遂奔上卦。魏主爲人壯健，摶勇，临城對陳。親犯矢石，左右死傷相繼，神色自若。由是將士畏服，咸尽死力。明於知人，或拔士於卒伍之中，惟其材用所長，不論本末。听察精敏，下無遺情。賞不遺賤，罰不避貴。雖所甚愛之人，終無寬假。帝曰：「法者朕與天下共之，何敢輕也！」然性殘忍，果於殺戮，臣往已殺而伏悔之。

庚午七年，帝自踐位以來，有侵伐河南之志。三月詔簡甲卒五万給右將軍劉彥之遣使告魏主曰：「河南旧是宋土中為彼所侵，今當脩復旧境，不關河北。」魏主大怒曰：「我生髮未鼎，已聞河南是我也地，此豈可得必？若進軍，今當權歛戍相避。」須冬寒地凍，河水堅合，自淮入泗至須昌，乃泝河而上。泝蕩蕩改魏主以河南四鎮兵少，命諸軍收衆北渡，礪磧滑臺、洛陽、虎牢。戍兵皆棄城去於吳司空既平，諸軍皆喜。王仲德獨有憂色曰：「諸賢不諳北土，情偽必墮其計。渠往反虜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余。破古今歛戍北歸，必非力完聚。若河水既合，特伏南來，豈可不以爲憂乎？」十月到彥之等，汎河置守。魏河北諸軍會於七女津，進攻虎牢，拔之。尹冲及梁王大守崔模降魏。十一月，加檀道濟都督征討謀軍事。帥衆伐魏，二長孫遁、彥、藍等引兵而南，到彥之間，洛陽虎牢不守，引兵還，青兗大擾，彦之坐免官。

辛未八年二月，檀道濟等進至濟上，二十餘日間前後與

魏三十餘戰，道濟多獲。軍至歷城，魏叔孫建等縱輕騎邀

嵩高
魏所敗

宋文帝

首當奮
奇謀

其前後焚燒穀草。道濟等發盡自營城引還。軍士有亡降
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衆懼。復將潰。道濟夜唱籌。量少。以
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道濟貯糧有餘。以降
首為夏而斬之。道濟全軍而返。

癸酉十年。涼王蒙遜卒。牧犍即位。

丙子十三年。檀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朝廷疑畏之。三
月下詔誅之道濟。見收。憤怒。目光如炬。脫帻投地曰。乃嘯
凌萬里長城。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

魏攻燕滅之燕王弘奔高麗。

戊寅十五年。帝性仁厚恭儉。勤於爲政。守法而不峻。容物
而不弛。百官皆父於其職。守宰以六蕃爲斷。吏不苟免。民
正幕之政可持有所係。三十年間。四境之内。晏安無事。戶口蕃息。出租供誰。止
於歲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閭閻之内。講誦相聞。士敦操尚。
鄉耻輕薄。江左風俗。於斯爲美。後之言政治者。皆繫元慕焉。

己卯十六年三月。魏伐涼滅之。牧犍降。涼州自張氏以
來。號爲多士。沮渠牧犍尤喜文學。以索敵陰興爲國師。助
教魏主。克涼州。皆禮而用之。由是魏之儒風始振。

風始振

魏之儒

庚辰二十六年。帝欲經營中原。羣臣爭獻策以迎合取寵。
彭城太守王玄模尤好進言。帝謂侍臣曰。觀玄模所陳。令

人有封狼居胥意。御史中丞袁淑言於上曰。陛下今當席
卷趙魏。撫王岱宗。臣蓬千載之會。願上封禪書。上悅。

庚寅二十七年。上欲伐魏。徐湛之。江湛。王玄模等。並薦之。
沈慶之諫曰。我步彼騎。其勢不敵。檀道濟再行無功。到彥
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模等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遇往

諫代謝
沈慶之

帝欲經
羣臣原

魏
卷之三

時恐重辱王師。上曰：「王師再屁別，自有忠道濟養寇自風。
參之少，塗義動虜所恃者，集馬分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汎
舟北下，鳴噠下五勞，必先滑臺，戍易可覆拔克此二
城館穀弔民居半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初，城守相援，
馬過河即成擒也。」夢之又固陳不可。上使徐湛之濱湖，難
之，夢之曰：「治國如治家，耕當問奴婢，當訪婢隸下，今欲伐
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秋七月庚午，
大起軍旅。王公妃王及朝士牧守下至富民，各獻金帛雜
物以助國用。又以兵刃不足，悉發青冀徐豫二兗六州三
五民丁，倩使轄行緣江五郡集廣陵緣淮三郡集盱眙。況
下万丁，使王玄謨遊閩渭臺。八月辛卯，魏主引兵南救之。
玄摸盡衆甚盛，器械精嚴。時河洛之民出穀，操兵來赴者
日以千數。玄謨不即其長帥而以配私隱，由是衆心大望。
攻城數月不下。冬十月乙丑，魏主渡河，衆號百萬，鼙鼓之
聲震動天地。玄謨懼，退走。魏人追擊之，死者萬餘人。十一
月辛卯，弘農太守柳元景使薛安都等攻陝。魏張是連、魏
帥衆二萬度崤，救之安都等與戰於城南。魏衆大潰，斬張
是連，挾甲午克陝城。進攻潼關，據之。關中豪傑所任，逢起
進皆召還。魏主至彭城，引兵南下。所過無不殘滅，城邑皆
望風奔潰。己未，魏軍至淮上。魏人之南寇也，不齊糧用，唯
以抄掠爲資。及過淮，民多竄匿，抄掠無所得。人馬飢乏，至
瓜步壞民塗，夏伐葦爲棧房，越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懼。
民皆荷擔而立，上登石頭城，有憂色。謂江濱曰：「北伐之計
同議者少。今日士民勞，死于之過也。」又曰：「檀道濟若在，
使胡馬至此。」

魏政彰
賊安都
敗魏兵
所屬殘
敗不竟

賊安都
敗魏兵
勝

魏破齊
徐六郡

辛卯二十八年魏人凡破南充徐豫青冀六州殺掠不可

勝計丁壯者即加斬截嬰兒貴於槊上解衣舞以爲戲所過

郡縣赤地無餘春城歸巢於林木魏之上馬延陽亦過半

國人皆尤之上每命將出師常授以成律交戰日時亦待中詔是以將帥趑趄莫敢自決又江南曰子輕進易退比其

所以敗也自是呂梁蕭條元嘉之政衰矣

壬辰二十九年魏中常侍宗愛弑帝尚書源賀陸麗勤兵

誅愛奉皇孫濬即皇帝

高宗太子

改元興安

○上聞魏世祖殂更謀北伐遣蕭惠話督張永等向臨徵虜軍將荊州甲士四萬出許洛雍州刺史臧質帥所領趣漢闕諸軍攻破壘壘不拔張永夜徹圍退幸驚揚魏兵東之死傷塗地遂引兵還

癸卯三十一年帝崩武陵王駿即位

世祖孝武皇帝

在位十一年

壽三十五

諱駿字休隆文帝第三子北封武陵王元嘉三十年

三月元凶劭弑兄立率沈慶之會詩至四月即位

癸卯大明七年上爲人機警有才學博洽文章甚敵省讀書橐能七行俱下又善騎射而著欲與裴徽比渡江以來官室草創宋興廁所增改上始大修宮室土木被錦綺侍中袁顗因盛稱高祖儼素之德自田食魯此已爲過矣

甲辰八年帝崩太子即位

大宗明皇帝

在位七年壽三十四

諱或文帝第十一子也封湘東王壽寢之等既

弑廢帝乃奉王即位

乙巳泰始元年五月魏高祖殂初魏世祖經營四方國頗虛耗重以爲難朝野悲憤高祖嗣之與時消息靜以鎮之

懷集中外民心復安顯祖弘即皇帝位高祖長子是為時年十二馮太后臨朝稱制。沈慶之復改聽民私鑄錢由是錢貨亂販十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相此謂之鵝眼錢劣於此者謂之綻。綻環錢貫之以繆入水不沉隨手破碎市井不復料數十萬錢不盈一掬斗米一萬商貿不行廢

罪寔之帝殘暴日甚宗室百官濫被誅殺壽寂之弑帝迎湘東王魏廢帝或即皇帝位。罷二銖錢禁鵝眼綖環錢餘皆通用。

丙午二年徐州刺史薛安都汝南太守常珍奇並遣使乞降上以南方已平欲示威淮北乃命張永沈化之將甲士五萬迎薛安都安都聞人兵北上懼遣使乞降於魏常珍奇亦以懸瓠降魏皆請兵自拔魏遣尉元等救彭城。

丁未三年張永等棄城夜遁尉元邀其前薛安都乘其後大破之畢於呂梁之東死者萬數十戶六十餘里永與

沈攸之僅以身免由是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

上遣蕭道成將千人鎮淮陰道成收養豪傑賓客始盛。

辛亥七年以淮陰爲北兗州徵蕭道成入朝道成所親以朝廷方誅大臣勸勿就徵道成曰主上自以人子稚弱翦除諸弟何預也人今唯應速發淹留顧望必將見疑目骨肉相殘自非靈長之祚禍難將興方與卿等戮力爾。魏顯祖聰睿夙成剛毅有斷而好黃老浮屠之學每引朝士及沙門共談玄理雅薄富貴常有遺世之心乃奉皇帝璽綏傳位於太子宏生五年矣高祖即皇帝位高祖長子是皇帝改元延興高祖幼有至性顯祖病癱高祖親吮膏瘍及受禪悲泣不自勝顯祖問其故對曰代親之感內切於心羣臣奏曰公皇帝幼冲萬機太政猶自陛下總之蓋上尊號曰太子皇帝顯祖從之上皇徒居崇光宮國之大事咸以聞

至泰豫元年四月上祖大子即皇帝位時方十歲

蒼梧王

在位五年壽十五

諱昱明帝太子也泰豫元年四月即位

魏主欲稱風然
甲寅元徽二年魏顯祖勤於爲治賞罰嚴明慎擇牧守進廉退貞尤重刑罰大刑多不覆鞠或囚數年羣臣頗以爲言上曰滯獄誠非善治不猶愈於羣鶴而羨乎夫人凶苦則忠善故智齒國爲福堂厭特苦之欲其改悔而加矜恕爾

順皇帝

在位三年壽十三

諱準明帝第二子蒼梧王見弑王即位後碑于齊

丁巳昇明元年蒼梧王臣蕭道成威名欲殺之遁於夏閭度佛至太和帝迎立安成王以太后令追封昱爲蒼梧王安成王即皇帝位時年十一以道成為司空錄尚書事○荊州刺史沈攸之以道成專制朝權勒兵移檄遠近道成擊斬之

戊午二年詔進道成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僕卿揚州牧
歷年圖晉民渡江以求君弱臣疆禍亂相繼至于元興而
桓民篡位高祖首唱大義糾合同志起於草萊之間奮臂一
呼凶黨奔潰滅掃師凶上誰縱橫百載平七驅姚泓一朝連
汎掃伊洛修奉園陵靈室之奠奉迎乘輿相與王室歛功已不
細矣既而沿兵營衆經營四方揚旗東征虜固構清移甲南
趨蠶殲殄滅掃師凶上誰縱橫百載平七驅姚泓一朝連
汎掃伊洛修奉園陵靈室之奠奉迎乘輿相與王室歛功已不
細矣既而沿兵營衆經營四方揚旗東征虜固構清移甲南
之盛未有過於此時者也然區宇未一跡於天位委棄秦
雍以資寇敵使大功不成情哉文帝勤於爲治子惠庶民
足爲樂平之良主而不量其力橫挑疆胡使師徒械於河
南代馬歛於淮津及其末路孤疑不決卒成子禍豈狀文
有餘而武不足邪夫以孝武之驕淫明帝之猜忌得保首
領以沒於牖下幸矣其何後之有右宋八主合六年

齊紀

大祖高皇帝

在位四年 壽五十四

諱道成字紹祖蕭氏蘭陵人漢相何二十四世孫宋昇明三年爵爲齊王尋受禪即帝位國號齊

己未建元元年三月封十郡立齊公四月上即皇帝位壬戌四年三月上殂太子即位高帝沈深有大量博學能文性清儉每曰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馬上同賈

世祖武皇帝

在位十一年 壽五十四

諱曄字宣遠高帝長子也建元四年三月即位癸亥永明年宋末以治民之官六年過少乃以三年為斷謂之小滿而遷換素來又不能依三年之制三月詔旨

今一以小滿為限

甲子二年蕭衍好善畧有文武才幹王儉深器畧之曰蕭

即出三十貨不可言

壬申十年魏主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風沙常起將千都洛陽恐羣臣不從乃議不率伐齊秋七月魏主發平城步騎三十万七月上不豫以朝事委西昌侯彭祖纂爲太孫晉林王立之世祖留心政事務撫大体嚴明有斷郡縣以於其職長吏犯法封刀行誅故永明之世百姓豐樂賊盜屏息然頗好遊宴華靡斐之事常言恨之未能遽遣○魏主自發平城至洛陽霖雨不止乃詔諸軍前發帝戎服執鞬乘馬而出尚書李冲等曰今者之率天下所不原唯陛下欲之臣不知陛下獨行竟向之也帝乃諭羣臣曰朕出居幽朔欲南遷中士苟不南伐當遷都於此時舊人雖不忍內徙而情於南伐無敢言者遂定遷都之計

高宗明皇帝

在位五年 壽四十

諱鴻高帝兄始安高王之子也少孤高帝撫育如己

子封西昌侯武帝崩進封宣城王以太后命入繼大統

丙戌建武元年七月西昌侯鷹引兵入雲龍門弑帝以太

后令廢帝爲鬱林王迎新安王昭文即皇帝位以鷹爲驃

騎大將軍。九月魏主謂六叢曰北人每言北俗皆魯何

由知書朕聞之深用怃然前鋒今知書者甚寡豈皆聖人
禡素移風俗

顧孝而不幸不孝不朕脩百官興礼樂其志固欲移風易俗族
為天子何必居中原正欲卿等子孫漸染美俗聞見竇博
若永居西北復值不好文之主不免面牆尔。十月皇太
后令曰嗣主幼冲非克負荷太傅宣城王宜入承宝命帝
可降封海陵王高祖即皇帝位。魏主欲變易旧風乃詔

帝即位禁士民胡服国人多不悅

禡素俗一

乙亥二年六月魏主下詔不得爲北俗之語於朝廷違者
免所居官。魏詔求遺書祕閣所無有益時用者加以優

賞。八月魏立國子太子四門小學於洛陽。魏高祖好
士書手不釋卷在輿據鞍不志講道善屬文多於馬上口
占既成不更一字自太和十年以後詔策皆自爲之好賢
樂善情如飢渴所向尤接常寄以布素之意如李冲李彪
高閭王爾郭祚宋弁劉芳崔光邢峦之徒皆以文雅見親
貴顯用事制禮作樂鬱然可觀有太平之風焉

丙子三年魏主下詔改姓元氏

癸寅永泰元年七月上殂于正福殿太子即位

東昏侯

譚寶卷明帝第三子永泰元年七月即位後爲蕭衍弑之

己卯永元元年魏高祖殂太子即位。帝自在東不以好
唯一戲無度及即位不與朝士相接專親信宦官及左右足

魏武皇帝立

齊明帝東昏侯

辨同

鑒元
自非
謂謀

時始安王遜光等更直內省分日帖敕雍州刺史蕭衍聞之謂張弘策曰一國二主猶不譽况六貴同朝執必相圖亂將作矣避禍圖福無如此州乃黨為弘策修武備聚號勇以力數庚辰永元二年正月豫州刺史裴叔業聞帝數誅大臣心不自安遣人至襄陽問蕭衍以自安之計曰天下大勢可知恐無復自存之理不若回面向北不失作河南公衍報曰羣小用事豈能及遠若意外相逼當勒馬步二萬五出橫江以斷其後則天下之事一舉可定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州相處河南公盡可復得邪十月衍集僚佐謂曰昏主暴虐惡偷於紀當為鄉等其除之是時南康王至鰐為荊州刺史乃差融教纂嚴以衍為使持節都督前諸軍事移檄建康數帝罪惡稱奉宣德皇太后令南康主宜承皇孫和皇帝

在位一年壽十六

諱堂融明帝第八子也封南康王出為荊州刺

史東昏侯失恩蕭衍率兵奉王即位後禪于梁辛巳中興一年正月蕭衍發襄王魏二時年十六不能親契庶務委之左右於是侍臣趙嵩及外戚高兆等始用事魏政浸衰。三月南康王即皇帝位於江陵加蕭衍征東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假黃鉞而已衍以宣德太后令追廢涪陵王為東昏侯

歷年固曰高帝以功名之盛不容於昏暴之朝逆取而順守之亦一時之良主也明帝自以得於不義猜忌高武子孫誅夷殆尽深戒東昏侯先專制人而大臣疑懼禍變相尋卒亡其國夫不務令德而殺人以自寢自方以來未有能濟者七

右齊七主合二十四年

少微家塾正校附音通鑑即要卷之三十五

魏漢
表

